

王干

在青岛喝咖啡，是道风景

此前几年，著名评论家、作家、书法家王干经常来青岛参与各类文学活动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台上正襟危坐的严肃形象。而近日，他却以青岛宣传大使的身份用文字向大家推荐太平角的咖啡。没错，不是青岛闻名遐迩的啤酒和海鲜，而是有着一丝文艺、一点小众气息的街角咖啡店。王干携新书《人间食单》于近日在青岛书城举行读者见面会，探讨美食如何把中国人的记忆和心灵以及传统文化相连、美食与文化的关系，相谈甚欢。

美食文章还需“有我”

《人间食单》收录王干多篇关于美食和饮食文化的散文，从故乡的美食到各地的佳肴，将美食与人生百态巧妙地结合起来，见社会、见历史、见文化，尤其那些对饮食背后“潜文化”的挖掘，颇有新意。全书图文并茂，通过美食将中国人的记忆和心灵与文化传统相连，让经历世俗波澜的人们，品尝种种人生滋味之后，在平常的一饭一事中，也能感受生活的乐趣。

《人间食单》中最早的一篇是写于1985年的《偷月饼》，这是王干“无意识写美食”的文章之一。这些文章与“有意识写美食”的美食专栏作品一起，构成了《人间食单》。王干说，出版这本书之前，他浏览了很多写美食的图书，包括名人、网红以及普通人的书写，“我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，因为这本书不一样。”王干把《人间食单》分为三部分：美食的“首都”在故乡、寻找他乡美人痣以及人生百态看吃相。前两部分是许多美食书都会涉及的，关键是第三部分，“一般没有人写，我写出来了。”《点菜是个美学问题》《喝酒是个军事问题》等文章，都是王干平时与大家交流出来的美食文化心理，也与王干“文学评论”专业紧密相关，“吃饭、饮食、聚会之后的文化现象、人性善恶、社会变迁，第三部分把这些表达出来，最有意思。”这正是《人间食单》区别于流行款美食文章的所在。

谈及美食文章，总是绕不过汪曾祺的名字，而王干也坦言与“老头儿”的相交甚笃。正如汪曾祺长子汪朗为此书撰写的序言中所写，“王干的老家是兴化，在里下河地区，高邮（应）兴（化）的关系更密切，风物习俗也更相近；王干又是高邮女婿，在高邮生活

【作家面对面】



工作过挺长时间。他二十多岁便和汪曾祺有了交往，写过不少评论老头儿作品的文章，颇有心得；更重要的是，王干和汪曾祺一样，还是个吃货，对于家乡的美食记得清楚，还能说出不少道道。由此，这些文章如果看不到汪曾祺的痕迹，反倒有些奇怪了。”

在汪朗看来，《人间食单》中《里下河食单》的篇章，比起汪曾祺的文章要丰富，表现手法也更加多样，其中许多感受更是王干独有的，这就形成了文章的独特性。“美食文章，还须‘有我’，融入作者的经历感触寄寓，这才是文章。否则这类文字只是添加了些无用辞藻的菜谱，没有‘魂儿’。”

不能错过太平角的咖啡

跟随着行走的足迹，王干的美食地图也遍布大江南北，所以，在书中，我们可以读到《江南三鲜》《南京的菜》《晋江的土笋冻》《凤鸣三仙》《诞生记》等各地的美食与风味，而就阅读体验而言，不同的读者皆可从中寻到“饭前饭后的世界观”。这一语录出自王蒙先生的饭后感言，而这也正是美食定义的主观性，“我们在谈论美食的时候，没有一个绝对的美食，只有一个相对的美食。”

正如读书，面对着同一本《人间食单》，王干坦言，自己老家的读者因为地缘性的原因，喜欢这本书的第一部分；教授学者给了第三部分诸多好评，看重的是美食文化；而外国友人则独爱第二部分，从中品读到了地大物博的多元风味。而之于青岛的美食，王干力荐的则是太平角的咖啡，书中还专门以此为题书写了一篇《青岛太平角的咖啡屋》。

他在书中写道：

“来到太平角，不喝一杯咖啡，好

像没到青岛一样。

啤酒是青岛的特产，到青岛必须喝啤酒，但啤酒可以带回去喝，青岛啤酒在哪里喝味道依然不变。太平角的咖啡是没有办法带回去喝的，喝咖啡是需要风景的，或者说是需要环境衬托的。在太平角喝咖啡，你能感受到的必须‘在场’，张开你的视觉、嗅觉、味觉、听觉甚至触觉，你才能感受到它独特的魅力和无二的韵味。”

王干在太平角感受着独特的咖啡文化，品尝着“遇见凡·高”的荷兰风格、湛山路5号的法式风情，还有伊美萝薇的台湾风味……文中，王干借用卞之琳的《断章》书写在此地喝咖啡的心情：

“你在看别人喝咖啡，别人也在看你喝咖啡，你是别人的风景，别人也是你的风景。而太平角美丽的建筑、湛蓝的海水、深红的瓦色、碧绿的青树，还有那些岁月遗留下来的陈设和家装，装饰了喝咖啡人的梦窗，也装饰了海上升起的明月。

这是带不走的风景。”

【特别关注】

第十四届“万松浦文学奖”获奖作品揭晓

日前，第十四届“万松浦文学奖”获奖作品揭晓。邱华栋的中篇小说《于阗五部》、瓦当的长篇小说《芝罘——米怜秘史》、金仁顺的短篇小说《白色猛虎》、肖勤的儿童文学《外婆的月亮田》、臧棣的诗歌《内心的砝码》、张丽军的评论《山深流清泉 岭高昂白头——论当代文学史视域下的高晓声》分别获得小说、诗歌、理论奖。散文奖空缺。

邱华栋的《于阗五部》以朴实灵动的笔锋，铺陈极具西域特色的文化意象，串联起中亚文明与华夏文明的灿烂交流；以联动古今的叙事，传递远方深处的心灵悸动，编织出五彩斑斓的民族融合画卷。

瓦当的《芝罘——米怜秘史》将历史、传记、书信、诗歌、游记等融为一体，用博物学式的开阔叙事，讲述烟台开埠后一段风云激荡的中外交流史，构成了如登州海市一般引人入胜的叙事“蜃景”。小说知识与智性辐辏，悬疑与趣味兼备，堪称新世纪先锋文学的重要收获。

金仁顺的《白色猛虎》借一个家庭旅馆的空间，以儿子和女友短暂的归乡与别离，写透母子间不无隔膜的牵记，也写透人的相处与自处的种种微妙。小说平静的语调中饱含巨大张力，克制的语言别显生命的丰饶。爱的悖谬和忠诚，母性的忧惧和坚毅，一点点润出来，小说引而不发，却在读者内心唤出虎啸般的声势。

肖勤的《外婆的月亮田》借“小竹儿”的童真视角，讲述外公外婆在大山中相濡以沫的生活故事，稚趣盎然又充溢隽永的人生滋味。小说以“月亮田”的传说贯穿全篇，民族气息馥郁，地域特色鲜明，语言拙朴而情意深婉，如山间一汪清泉，给人至美的情感洗涤。

臧棣诗心敏感而诗意深邃，他常在微茫的事物中洞察生命的宽绰，体会人类和世界隐秘的共鸣。其组诗《内心的砝码》运思清拔，识度高远，一首首“简史”铭刻下诗人的观察与省思，在初夏、雨燕、花瓶、迷宫等意象突如其来神性中记录诗人的心音，凸显了冥思中思想和情感的景深。

张丽军的《山深流清泉 岭高昂白头——论当代文学史视域下的高晓声》在宏阔的文学史中展开细读，不但对高晓生新时期创作中的“历史一瞬”与“文学一瞬”作出了精彩阐释，更以“陈焕生如何当上主人公”的思考对话新世纪，提出新时代中国“乡村振兴战略”下新的陈焕生如何经历灵魂之变的深刻命题。文章视野开阔，持论有据，有力拓展了相关的研究论域。

“万松浦文学奖”为奖掖华语写作而设，第十四届“万松浦文学奖”由万松浦书院、鲁东大学、山东文学馆、山东教育出版社、山东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，秉持公正、纯粹和独立的评奖原则，倡导新思维和新语境，追求新气象和新高度。该奖每年颁发一次，分设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理论奖项。

本版撰稿摄影

观海新闻/青岛早报记者 周洁